

■口颐之福	
霜打的红薯更甜	
□董全云	
冬日，街头巷尾总能看到卖烤红薯的身影。在薯香里，卖烤红薯的大爷乐呵呵地笑着说：“吃吧，霜打过的红薯，可甜呢。”大爷的几句话，一下让我想起了儿时收红薯的情形。	
每年深秋，我们姐妹几个就巴望着收红薯。而母亲总慢悠悠地说：“不着急，再等等，霜打的红薯更甜。”	
下霜的日子，干冷，却一定晴朗。太阳还未出，村庄的地面、屋顶、一根根草地上，都覆着一层寒冷的雪意。	
薄薄的白色霜花覆盖在红薯叶子上，经过霜打以后的红薯叶，由绿变黑，耷拉下小脑袋。我们先掐下红薯秧尖上的嫩叶，可别小看这寻常的叶片，好吃着呢。可以炒吃，或者做菜窝窝，佐以蒜汁儿或者辣椒油，掰一块菜窝窝，蘸着汁水，非常美味。	
红薯从地里挖出来拉到家里，最怕受冻和磕碰。为了便于储存，要挑拣好点的红薯放在地窖里。地窖恒温，是村民天然的储存库。今天窖红薯、窖白菜，明天窖萝卜、窖蔓菁。地窖里藏着村民们很多“宝贝”。	
地窖长时间不用，容易产生一氧化碳，会使人中毒。因此，要先掀开盖子晾几天，透透气，然后把地窖里收拾干净，再均匀地铺一层干净的黄沙，才能成为红薯的“洞房”。	
吃白菜？窖里有！吃萝卜？窖里掏去！红薯更是三两日就要下窖掏两筐。那个时候，红薯算得上是主食，很多时候，早饭来不及吃，抓块煮熟的红薯就往学校跑，一路上边跑边就着风吃。	
红薯窖一般深七八米，窖口直径一米的樣子。下窖掏红薯的，基本都是小孩子，身量小，灵活，下到窖里，方便腾挪。	
每次去掏红薯，母亲都带两样用具：大荆篮和一条长长的粗麻绳儿。母亲先把用来掩盖窖口的破麻袋、砖块弄到一边。窖口呈现出来后，母亲说等几分钟，给窖里通通风。然后用绳子挽成一个双环穿过我胳膊窝，套在背后系紧，放我下窖。我两脚摸索着窖壁上的土窝，一截截，深入地下。	
越来越逼仄，越来越黑暗，终于两脚踏在了地面。我先让眼睛适应一下；接着，向侧洞里一摸，触到了温润的红薯堆，仰头向上喊：“妈，放篮子啦！”	
大荆篮晃晃悠悠从“天”而降。	
别看外面天寒地冻，地窖里却温暖如春。掏完红薯的间隙，还可以在里面玩一会儿。我喜欢看些武侠小说，在红薯的窖洞里，我不仅可以悠然自得地啃着红薯看小人书，还可以展开我天马行空的幻想，甚至酣然入梦。等我在里面玩够了，才会小心地踩着出口两侧的脚蹬，慢慢攀爬上来。	
那时节，家家灶膛里火绸子飘舞，大锅里滚油沸腾。一股特有的甜香窜出院门，香味能飘半条巷子。	
冬日农闲的母亲会换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红薯美食，红薯丸子、红薯麻糖、红薯恰烙面条……为了存放时间长点，母亲还会把红薯切成片煮熟，再晾晒成甜美可口的红薯干，还会把红薯打成浆做红薯粉、红薯粉条……经过霜打的红薯成了犒赏我们一个冬天的舌尖上的美味。	
寒冷的冬夜，窗外，北风呼啸，寒气逼人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盆旁，昏黄的灯下，母亲纳着鞋底，姐姐和我在读书，玉米芯子在盆里燃烧着，灰烬下埋着我们的惊喜。等火熄灭，我们都饿了，用搅火棍翻开发灰，露出一个个熟透了的红薯。敲掉上面的浮灰，轻轻揭开皮儿，露出焦黄油亮的红薯，一股香甜扑鼻而来。我们揭开皮，咬上一口，真是透心甜。	
儿时的一个个片段，都被封存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。这么多年，我每每遇到生活的坎坷，总会想起母亲的那句：“霜打的红薯更甜。”于是就重新鼓舞起信心和勇气，迎接生活中一次次的挑战。	
■生活感悟	
雪的风骨	
□戚舟	
作为冬之信使，雪不如春花明艳，也比不过夏雨张扬，更不似那秋叶日日唱着的离别歌，却有独一份的风骨。	
在拂晓静寂登场，雪色昭昭，接替旭日东升的豪情。谁说水瘦山寒，你看远山如老将般横戈跃马，一袭白氅翻卷着碧空如洗，一身银光乍泄无边无涯的傲骨，直叫空寂天地也生千万里理想。而松林微动，山深处素白巨大的雪幕点染冬的色彩，是饱满的青，是热烈的橙，是三九寒天无法释放的热烈。	
在黄昏热烈起舞，雪色缱绻，等待夜灯斜照的柔情。谁说日暮苍远，枝断无情，你看小巷深处满腹心事的少年，单薄的脊梁上承着厚重的诗，每一步都是所向披靡的未来。而长街尽头屋檐下，雪窗里轻烟如火，正张望着窗外被夜灯拉长的影，一起奏响冬的间奏，是长笛的悠扬，是琵琶的温软，是大雪纷飞里无可比拟的暖意。	
在深夜仗剑天涯，雪色悄悄生长春天的浪漫。谁说残雪夜寒，你看明月像是发号施令的王，眉眼里暗藏江山待待的光，只等卧薪尝胆后欢颜天下。而星河滚滚，长风拂过冰河寸土，每一粒雪花都在无人的冬夜唱着春的赞歌，是欢快的开门红，是充满希望的万紫千红，是漫漫长冬尽头的守望。	
可爱冬景似春华，全凭雪精神。	
再别嫌冬的孤冷，当你走进大雪宽广有力、安稳坚实的怀抱，春天就已悄悄被酝酿了。	
■诗词歌赋	
麻雀	
□青山	交织在一起 生怕在黑夜降临前漏掉一些细节
麻雀，这与我们天天打交道的鸟 每天一早就叽叽喳喳把我们梦中吵醒 它们在路边的树枝、草丛和水潭边 低着黑乎乎的头寻找口粮 像在大地上寻找真理	
忙碌之后，在屋檐边 望着迷茫的天空，不知疲惫 你一言我一语像谈论他们的生计 好像远处的一群牧童	
一边在田埂边，荒坡上放牛 一边低头看书	
他们双脚深陷生活的泥潭	
天要黑了，晚风徐徐 他们如麻雀黑不溜秋的身体 坐在草丛上又开始了朗读课文 读书声与暮色下麻雀的声音	
故乡的风景	
□陈小明	晚霞调色盘泼了一大片秋色 我描了归雁、高云，描了枫红 描了姑娘的脸
从乡愁和画里抽出熟悉的呼唤 抽出爱的眼神，珍藏在笔尖	
没有描人心 人的心里，有各自的风景 在水里描得很生动	
在墙上描得有些变了形 你说树画歪了，黄叶也不多	
她说老屋画偏了	
描绘山川以夕阳做枚印章 在心里，落款	

■故园情思	
一盆炭火暖流年	
□董国宾	
冬来，风烈雪狂，天地间一派凛寒，我的思想披上暖衣，走进了炭火里的流年。	
小时候的记忆里，猛烈的冬如炸开的爆竹，扯着嗓子，滚落到大地上。小山村里的人家为了御寒，从寒意刚一袭来，便纷纷燃起第一盆炭火，像彻耳不息的银铃，一直燃到开春。	
一盆盆炭火扣紧冬天的院门，山里人家围着火盆开始越冬了。	
流水般逝去的光阴里，火盆与冷冬厮打着，对峙着，拼尽全力驱赶冷寒，山里人家都将火盆捧在心窝。	
黄牛老掉了，门前的榆树早已枯尽，乡亲们做火盆的一招一式，依然蓄满家的味道。	
山里的乡亲取来黄土，将麻较成寸长的小段，浇水混合成泥，反复用力揉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不时地往土淋水，泥块结实而不易开裂。下一道工序，取一瓦盆，倒扣地上当模具，将黄泥摔打成片，贴至瓦盆上，再用泥巴做好盆沿和底座，置于阴凉处风干，成型后取出里面的瓦盆。最后用瓷片抛光，雕上梅兰竹菊等图案，晾上三五日，实用耐看的火盆就做成了。这泥巴火盆，切莫小瞧，使用年数一深，色如红铜，叩音如陶。	
御寒，是山里人家的大事，秋叶还没黄透，乡亲们就开始制作火盆了。火盆烧的是木炭，山上多松，秋收后，村里人进山伐薪，烧制木炭，早早等候大雪天气。待朔风狂呼，大雪漫舞，小山村一家一户围火而欢，灯火愈是可亲。	
山里人家生第一盆火，预示寒冬降临人间。	
又是暗夜风虐，一小捆松炭送进火盆，山屋里燃起一片晚霞红。男人们在火盆旁唠嗑谈天地；女人们斜坐炕头上，一只脚伸向火盆，边跟着谈论边穿针引线；机灵的小花猫，在屋内欢跳地窜东窜西，一会儿又围火而转。	
山里人家的火盆可取暖，幼年的我还最爱拿个小小土豆过来，投进火盆里烤熟了吃。小火铲是个好玩儿的家什，拿在手里便巧又可心。我摆弄一会儿，又伸向火盆给土豆翻个身，翻着翻着土豆就烤熟了。我哈一口气，一边吃土豆，一边看爷爷从煨热的酒壶里，慢慢喝老酒。爷爷笑了，我也笑了，全家人都笑在了冬天里。	
那个年代转身就走了，暖气和空调踏着脚尖儿应时而来。那流年里的一盆盆炭火，虽已成过往，却是我关于故乡难忘的记忆。	
■百姓记事	
多情的土地	
□范大悦	
父亲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，他说那是他的命根子。	
弟弟出生后，家里生活变得更加拮据，父亲打算多承包几亩地来维持生计。母亲想承包旱田，说旱田可以种些玉米，省时省力，春天种下去就等着秋收。可父亲却说，这样是省心，但收入也不多。于是他只承包了一亩旱田，栽了点西瓜，其余十几亩都是水田。这可累坏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们每天都泡在田里，除草，施肥，治虫……在他们的精心管理下，水稻丰收了。我们家收获了近四千多斤稻谷。	
那年我们家的西瓜也丰收了。我们家旱田是沙土，种出来的西瓜，又大又甜又沙。父亲用卖西瓜的钱给我交足了学费，买了件新衣服，还给母亲买了一台缝纫机，唯独自己啥也没买。母亲让他也买点啥，他却不肯，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果真，从那开始，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。	
一天晚上，我陪父亲在西瓜地里看田。他看着满地圆滚滚的西瓜，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，和我聊起了土地。他说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只要你好生待土地，土地就会好生待你。你看，这一亩田瓜长得多好。为什么长得好？一是因为土地，二是因为太阳和雨水，三是因为我和你母亲的劳动。”父亲停顿一下，抬头望了望月亮，接着又说：“其实，人活在世上，就像庄稼长在地里。”	
父亲这些话，让我对土地有了新的理解，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朴素的人生。原来，父亲的内心，就是一片肥沃的土地。	
■灯下漫笔	
《游侠杜甫》阅读札记	
□黄培书	
实让人信服的青年杜甫鲜活地从历史深处策马扬鞭而来……彭志强不仅做到了给杜甫重新立传，而且还以全新视角书写诗圣，《游侠杜甫》正是他创新研究杜甫的重大文学成果。	
过去，不论是史书还是历代杜诗研究者专著，对于青年杜甫尤其是青少年杜甫研究着墨很少，几乎多是“绕着走”，是因除了名诗《望岳》，杜甫24岁之前的诗歌都已散失，难寻杜甫的“青少年身影”。要从历史空白中抠出一个朝气蓬勃、才华横溢、武艺高强的“游侠杜甫”形象来，无疑是大海捞针，需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	
杜甫是否武艺高强？这是《游侠杜甫》一书最让我想知道的答案。在此之前，因为缺乏史料，包括为杜甫作传的冯至都没有去探究这个问题。彭志强却偏要迎难而上，他为此研习所有现存杜诗，大量参阅李白、高适、苏预等杜甫好友的诗歌，得出一个结论：青年时期的杜甫，就是一个肩负弓箭、腰挎长剑、武艺高强的游侠。读完此书，我也赞同这一结论。古语云：与凤凰同飞，必是俊鸟；与虎狼同行，必是猛兽。杜甫的成长环境和多次出游，结伴而行的人都有谁？《游侠杜甫》有解密。先看家族渊源。杜甫生在一个先祖杜预能文能武的官宦之家，他从小就特别崇拜参与灭蜀和灭吴之战的杜预，其父杜闲担任郾城县尉、兖州司马都是武职，抚养少儿杜甫的二姑父裴荣期也是一个武官，杜甫因此从小崇尚武。再看国家环境。杜甫生在开元盛世。玄宗就是一个尚武的皇帝，他在位时四方征战开疆拓土，当时涌现了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等一大批边塞诗人，练武、习诗，对少年杜甫	

■乡间人物	
哑巴老舅	
□杨琳	
年逾七旬的哑巴老舅，为人忠厚，勤劳俭朴，由于身体的瑕疵，终生未娶，无儿无女无牵挂，是位鳏孤老人。早些年，外祖母在世，掌管家务，哑巴老舅尽管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外祖母仍事无巨细关爱他。外祖母走后，二舅和二舅母看管照顾他，吃穿无忧，倒也自在。	
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，哑巴老舅是个吆牲畜的把式。一次，村上的一头大黄牛在耕地时不知受到什么惊吓，拉着犁在地里狂奔，吆犁的小伙子扔下犁就躲在一边，吓得没了颜色。扶犁走在前边的哑巴老舅急忙把手中的犁交给另一个村民，向受了惊的大黄牛追去。他一只手从侧面逮住牛的缰绳，另一只手掀起牛笼嘴，“哇、哇”地叫了几声，大黄牛乖乖地停了下来，冲着他“扑哧、扑哧”地直喘粗气。他抚摸着大黄牛的脖子，手在牛的嘴上轻轻地拍了拍，自己吆着这头大黄牛，重新耕作起来。	
哑巴老舅心灵手巧，那时候，每次收工回家时，经过村头的水渠，总要在渠边的柳树上，折一捆柳树条子背回家。晚饭后蹲在后院，用柳树条子编粪箕。到收种时，家里就不用拿粮食到集上换粪箕了。对村上可怜些的家庭，他会慷慨地把粪箕送给人家。别人送包“羊群”烟做酬谢，他会“哇、哇”叫着发脾气，不肯接受。	
舅家的老屋原是个独院，20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外祖父弟兄几个仍然没有分家，二十几口人住在一个院落，在那个年代确实也不多见。有一闲空，哑巴老舅就在庄子的房前屋后能长草的地方，都种上了高粱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削下高粱穗，捋下高粱籽，晒干了些高粱面，补充家里粮食的不足。高粱的糜子，扶成苕蓐，除了留作家用外，剩下的带到集上或离家远些的村子卖几个零花钱。	
今年我来看望老舅，老舅牵着我的手，把我带进他的屋子。那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、干干净净，床的一角叠着整整齐齐的棉被，床头柜上摆着老年人喜欢的收音机。靠东墙的小桌子上的假山吸引了我的眼球。弯弯的小溪，潺潺的流水，月牙似的小桥，被五颜六色的云雾萦绕着，小水车缓缓转动。小鸟悠闲地栖息在山涧、池边，“啾、啾”的叫声使人如身临其境。山下的水池里，几条小金鱼正围着一棵水草嬉戏，好不惬意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哑巴老舅也有这样的闲情逸致。	
我知道，乡卫生院每年对老年人都要免费体检二三次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村民尝到甜头，以后不再为看病发愁。哑巴老舅每月除了能领上三百多元养老金，另外还有一百元的高龄补贴。他双手合十，脑袋一偏，做了个睡觉的姿势。然后，一手伸出食指、小指，从太阳穴部位斜着向上旋转上升（手语的意思是梦想）。还不断用手指分别比划出几个侄儿如何听话，怎样孝顺。他用手拍着胸口，“哇、哇”地叫喊着，接着，开心地笑了。	
我明白，党的农村政策使哑巴老舅老有所依，孩子们的孝顺使哑巴老舅能安享晚年，原来，这就是哑巴老舅的晚年梦想！	
	
吉林东丰农民画《致富路千条》。 张庆艳 画	